

隨神探福邇解鎖香江舊事

作家莫理斯帶書迷遊古蹟

近幾年，來到香港的海內外遊客，開始從以購物為主的旅行方式，轉向更具城市探索性的深度遊，從各個角度發掘香港的內涵，感受這一都市的無盡魅力。康文署最近甚有創意，將與香港歷史有關的小說融入當下正流行的城市漫步（Citywalk），更邀請到推理小說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》系列的作者——莫理斯親自帶隊導賞，以作品故事情節遊走於具有歷史意義的多個地點中，為讀者打造知識與玩樂交織的體驗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隨隊採訪，發現參與者反響非常好。對他們來講，這是一次真正的、深度認識香港的機會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今年，莫理斯的推理小說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》日文版，在日本「翻譯Mystery讀者賞」中由日本各地讀書會票選為「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」。為讓其書迷進一步感受小說的刺激感，同時以互動性極強的形式走入香港多處地點的歷史，康文署於日前攜手莫理斯，圍繞作者基於晚清時代背景、以人物福邇為主角的探案系列三冊書，展開了四次城市漫步活動，以書中的史實及虛構案件為切入點，帶領大家揭開香港更為立體的新面紗。

導賞的第一站是設有聖山遺粹「宋皇臺出土宋元文物」及「宋皇臺與海上貿易」展覽的宋皇臺港鐵站大堂。作為一處旅行地點，這並不常見，但展覽古老的文物與精緻的古代文物，為這次的書本導賞揭開了極具底蘊與戲劇性的一章。港鐵站外的宋王臺花園也與系列第三本書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3：捲土重來》的故事有關。

在此書的《木氏迷墓》一章中，莫理斯圍繞原址在九龍灣西岸的宋皇臺紀念石碑的相關歷史背景，加入了南宋第八位皇帝——宋端宗及其家人因蒙古南侵逃到香港的經歷，其中包含部分關於尋寶的虛構內容，而寶藏的線索就滲透於新界鄉村幾百年來流傳的一首歌中。在這一部分中，莫理斯巧妙採入了人們對聲音信息的納入與輸出。「因為是口口相傳的歌，所以有誤傳的情況，比如發音或意思有變，因此也是值得探尋的線索。」他介紹道。



●莫理斯在宋皇臺港鐵站內講解宋元文物歷史。

九龍寨城外的古廟舊事

穿過宋皇臺港鐵站印有各種文物介紹的廊道，走出B3出口，就會進入一片洋溢着東南亞氣息的區域。走過前方的馬路，順着左側的小路向前走，在主路向右拐彎，就已經能看到滿是綠蔭的九龍寨城公園。

2024年港產大賣電影《九龍寨城之圍城》將香港幾代人記憶中的九龍寨城擦去浮塵，以流行文化的影響力為現在的九龍寨城公



●康文署與作者莫理斯聯手開展城市漫步活動。



●莫理斯為參與者介紹宋王臺花園的建立背景。



●大館常作為舊中區警署在「福邇」系列中出現。



●半山電梯是「福邇」系列第一個故事中提及的地點。



●九龍寨城公園是莫理斯書中的「常客」。

園帶來了新的熱度。作為曾經「臭名昭著」但又標記了時代的區域，九龍寨城自然也是莫理斯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是書中的常客。公園還留存着刻有「南門」及「九龍寨城」的石額，亦包含其他寨城遺蹟。這片區域雖早已改造成為驚啼燕語的公園，但其中仍瀰漫着濃厚的、有些神秘的時代氣息。

公園外有一座歷史近300年的侯王古廟，這也是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2：生死決戰》中提及的地點。莫理斯在書中融入了一些相關史實，即綽號為「花旦滿」的晚清廣東劇盜於光緒十四年潛逃澳門後，被押解回九龍寨城正法。後來官員於城背白鶴山上的侯王廟立「折洋鋤盜」匾額以記此事。

發現半山電梯的另一面

從香港大會堂走到中環街市，是導賞活動的另一條路線，途經香港大會堂舊址——現香港滙豐總行大廈旁，以及建有中環填海工程動工儀式紀念基石的遮打花園。此行程的一大亮點是許多遊客前去打卡的半山電梯，這裏是《重慶森林》《黑暗騎士》等影片的取景地，也是「福邇」系列首本書第一章《血字究秘》提及的地點。人們踏上這全長超800公尺的電梯，在城市的喧囂中望向一邊鱗次櫛比的高樓與各種特色店舖，或穿梭於城市的繁華中，或穿行於腦海中香港經典的光影裏。而對於莫理斯的書粉，他們的眼前或許會映出故事中的場景。

電梯的盡頭是舊中區警署——現時充滿文藝氣息的大館。這裏也是莫理斯常於「福邇」系列中提到的地點，因每當故事中駐大館的幫辦（督查的舊稱）對案件沒有頭緒時，他們都會向有謀有智的福邇尋求支援。經過擺花街、嘉咸市集，再與半山電梯打個照面，便能來到於1939年落成、現已被活化的中環街市。這裏不是書中的案發地，但卻是福邇的丫鬟鶴心常去採購的地點，因此莫理斯將這一具有生活氣息的場所納入了行程內。

導賞團的參與者處

於各個年齡段，大家都興趣濃厚，每當作者講解起來，眾人都認真聆聽。康文署劇場空間藝術行政經理見習生吳泳渝在受訪時透露，此次活動是劇場空間項目總監勞敏心及莫理斯共同的構思，因作者大多數創作都以香港歷史元素為主，而當下正流行的「Citywalk」形式恰好可以幫助讀者遊覽各個地點。吳泳渝表示這次活動的反響甚好：當作者提及春園街曾經的門牌號很大時，參與者會好奇探問原因；當來到銅鑼灣海濱長廊的怡和午炮前時，大家會問它的作用是什麼，莫理斯回答「用於報時」，用炮報時那麼大的陣仗，令他們意外；當抵達被人們俗稱為「紅毛橋街」的吉士笠街時，大家又會詢問為何有此街名，莫理斯便會講起民間流傳的故事……

很多參與者都是莫理斯的書粉，因此很快能將故事情節與地點相聯繫，高質量地與作者互動、交流。

創作歷史小說是推理作家、藝人莫文蔚胞兄——莫理斯多年的願望，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》系列的誕生實現了他的心願。

莫理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享，他於小學首次接觸到了兒童版的《福爾摩斯探案》。後來他偶然發現了家中的一本原裝版，於是便開始在探索慾的驅使下查詞典、讀故事，後來英語水平直線上升，這也為他的推理小說夢埋下了種子。莫理斯也曾於英國讀法學期間嘗試寫小說，但那時英國的出版行業低迷，出書這件事並無進展。2000年左右回港後，莫理斯開始用中文寫作。後來，《新世紀福爾摩斯》電視劇於2010年播出，為他帶來了新靈感，「這部劇算是神來之筆，因為它將19世紀的夏洛克·福爾摩斯偵探放在了21世紀的環境中。」這啟發他開始以中國歷史為背景，打造中國版福爾摩斯。

受陳浩基鼓勵繼續創作

莫理斯選擇了晚清時期的最後30年來對應原著的維多利亞時代。「首冊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》的背景是1880年代。我各用時一年查找資料、完成創作。」在首冊於2017年出版後，莫理斯曾一度心灰意冷，因作品在香港沒有激起太大水花。後來，在2019年香港書展，莫理斯驚喜地發現推理小說作家——陳浩基讀過自己的作品，他也通過陳浩基認識了一群本地推理作家，才有了前進的動力。

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2：生死決戰》的最後一個故事發生於甲午戰爭時期。莫理斯指出，在原著的《最後一案》中，作者曾因創作上的枯燥選擇讓福爾摩斯跌落懸崖，直到十年後以《福爾摩斯歸來記》滿足讀者們希望主角並未死去的願望。「在我的創作中，主角裝死裝了四年。歷史上，戊戌變法失敗後，康有為實際上是來到了香港，所以我在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3：捲土重來》中，安排福邇在『死亡』四年後護送他來港，從而讓福邇自然地出現。」

獲「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」

2023年，由船山睦美翻譯的《香江神探福邇，字摩斯》日文版，在日本「翻譯Mystery讀者賞」中由日本各地讀書會票選為「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」，是唯一獲獎的中文小說。同年，日文版亦獲第9屆「日本翻譯大賞」評為「翻譯最佳的外語小說」「年度最佳日譯小說」。這些成果都讓莫理斯倍感欣慰。

莫理斯現時正在創作的第四本書，最後一個故事發生於1911年。他原計劃於年底完成整本書的稿子，但他此前確診了腎癌，這令他十分痛苦，因第四本書還未完成。幸運的是，在住院兩周後，他的身體大有好轉，目前情況暫時穩定。當前市面上並沒有流傳很多武俠推理主題的作品，因此他希望在完成「福邇」系列後，開啟一部以武俠為主、推理為輔的新書的創作。

●莫理斯以晚清時期的最後30年為背景創作了「福邇」推理系列。



●「福邇」系列的誕生實現了莫理斯寫歷史小說的願望。



●導賞團在大館感受濃郁的文藝氣息。

很多人在盡心澆灌文化沙漠正變綠洲

連續幾個周末，記者跟隨作者莫理斯及康文署工作人員，走過了多處作者書中提及的地點。歷史與現世，在樹影、車鳴、揚起的塵土中交織、對話。上世紀人們的足跡，以及書中人物的身影，都在秋日中若隱若現。

在看到被烈日摩挲着的、青草中斷裂的「九龍寨城」石額時，這片曾經密集的棚戶區似乎也披上了朦朧的、跳動的電影膠片。那是觸及讀者內心的場景。

走過如此多的地點，記者也不由地感嘆：作者定是對祖國的文化與歷史愛得深沉，才能傾注如此多的耐心與時間創作「福邇」系列；即便生了重病，也還擔心無法完成創作。

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這裏明明有很多人盡心澆灌着綠洲……

香港人向來愛國

2019年黑暴平息後不久，莫理斯曾讀到一位內地讀者的評論：「想不到香港作家也能寫出這麼愛國的書。」這令莫理斯哭笑不得。「我認為香港人從來沒有不愛國。我書中的很多情節都是歷史上真實的愛國運動，不是虛構的。」生於1965年的他續指，小學時，他記得許多老一輩的香港人竭力爭取到了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言，「因為當年的高官都是英國人，所以英文是法定語言。但如中文沒有地位，本地人就沒有動力去學中文。」因為先輩的團結，莫理斯與許多同伴都選擇了中英雙語的學習。

普通話也是莫理斯在回港後自主學習的。他表示，他的一些在港外籍朋友有時會抱怨英文

在香港的地位有所下降，而普通話的普及度則大大上升。「我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，香港本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」他強調，普及普通話也是為滿足人們溝通上的需要。「孔子也不是用山東話教書，而是『雅言』。中國這麼大的地方，若沒有通用語言就很難溝通。」

他指出，因廣東省及周邊地區較常講地方話，對官方語言較為生疏，因此那片區域歷史上比較出名的解元（古代科舉制度中鄉試的第一名）屈指可數，其中一位便是明朝的林文俊。香港比較為人所知的一位進士則是康熙年間的鄧文蔚，當年是廣東省新安縣錦田人，「我妹妹莫文蔚的名字就是參考了他的，因為我爺爺和媽媽同屏山鄧氏家族很有淵源。」莫

理斯介紹道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莫理斯在中環街市為書迷簽書。 社交媒體圖